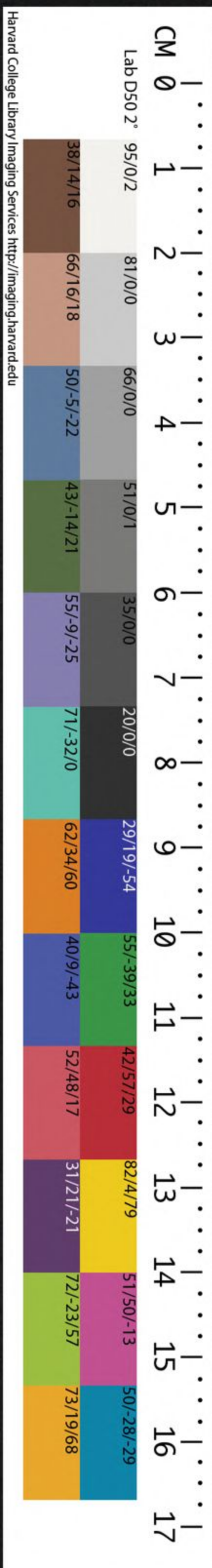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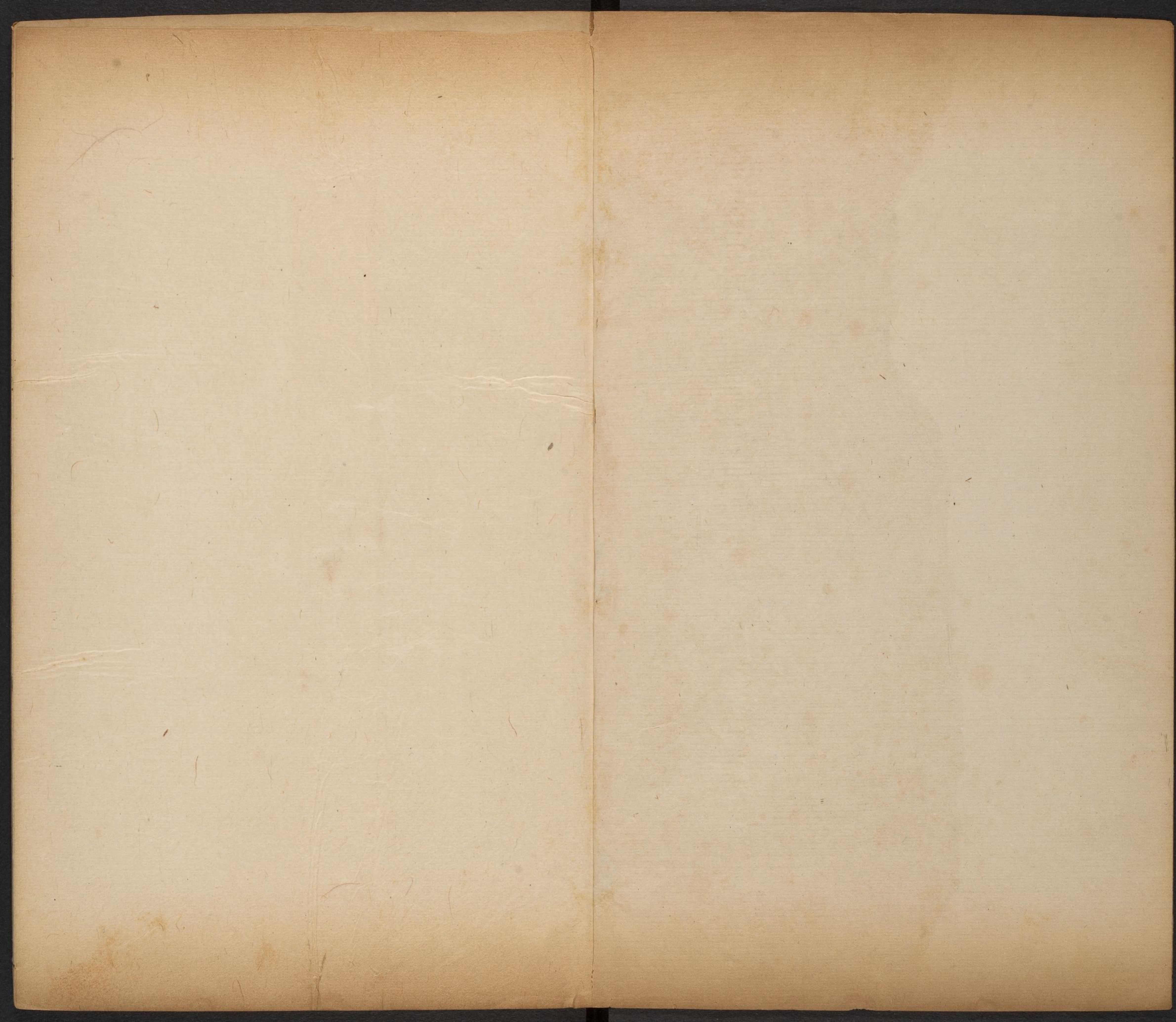
SEP 28 1956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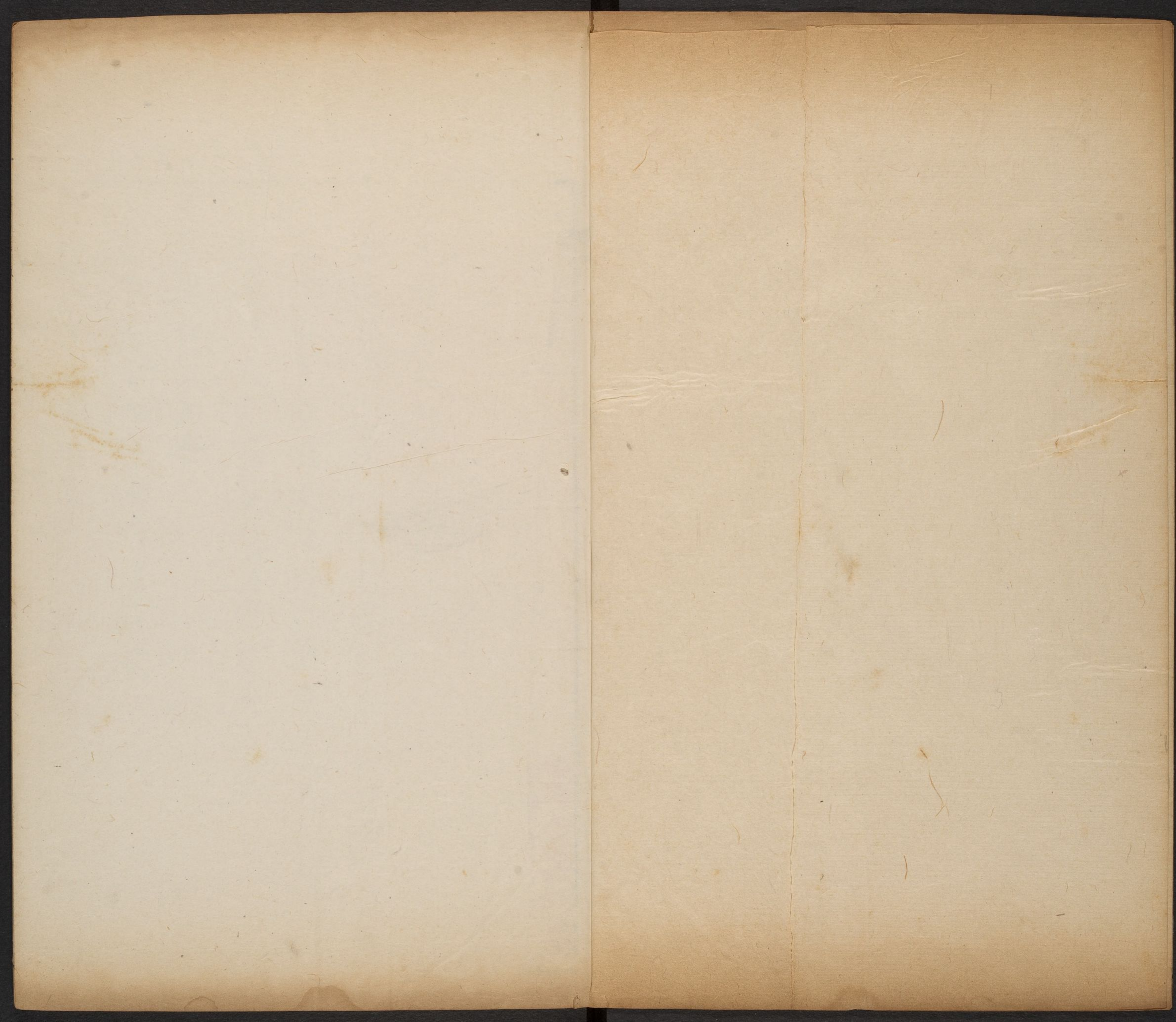
T 710/1988













春秋左傳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  
辛奔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  
濟西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  
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  
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  
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  
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  
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

入兩斷語亦  
是波瀾

為政二字絕  
妙

只乎亦住常  
招也復出幾  
民以逞句振  
起甚勁有勢

百人狂狡輅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

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

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

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

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

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

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



妙有境

漫出此奇大  
有態色

工隋

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  
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  
瞞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  
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  
我寡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  
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鬪

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  
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

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

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先點出不君  
是提綱法  
散語通錄



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  
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  
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  
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  
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  
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  
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



文詞須如此  
乃不板

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

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

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

亦只是開問  
非是示伯弟  
其意却有觀

申上意未盡  
甚有態

正論

解首句

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成王定鼎于邲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夏楚人侵鄭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春秋左傳宣公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  
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  
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  
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

敘事首尾  
有綜括收拾  
法

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  
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  
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  
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又娶  
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  
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  
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  
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  
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  
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  
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  
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  
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  
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將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殺爭詳密有

冠辨來歷

層々加濃

已字下得有  
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蔣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



曲有境

子文來歷

奇事

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澐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澐伯棼射王汰輻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輻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

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 宣公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

卿自逆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八月螽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

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

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十月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sub>三三</sub>之離<sub>三三</sub>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



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城平陽

城平陽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

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秋取根牟言易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

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相服用修謂是脅衣



已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如齊

公如齊奔喪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廕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秋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

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鄆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此句有落雖排三字句亦不覺堆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後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  
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  
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  
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  
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  
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妙喻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  
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  
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字句俱淨



辭命

兩唯命作誠  
以發布腹心  
之意最緊切  
與剝語絕工  
妙

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  
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  
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  
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  
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

未渡河三論

酌兵機  
失鄙避楚四



語簡而盡事  
情絕佳

量敵

美楚

排敘六件是  
左氏當調然  
亦稍有節奏  
不甚板

此節語略泛  
冗

仲虺語中原  
有垂弱二字  
此以作斷語  
覺未妥

驕忽

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  
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  
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非夫也三字  
在今已陳

偏師濟二論

違命

坤為眾坎不為  
眾蓋師有蓄眾  
之義二為丈人  
初變則將權分  
故云眾散  
如已是倒句法  
即是如律意與  
由仁義行聲為  
律同意尚九家  
坎為律

公罪

楚二論

審已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  
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  
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  
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  
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  
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  
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  
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  
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  
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



知彼

鄭使來五論  
自信  
判人 辯楚

此章法自尚  
書變來流動  
中却自蒼渾  
蒼渾是占法  
流動是變法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  
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  
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  
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  
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  
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  
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  
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  
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  
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  
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測鄭

喜事

判趙

美樂

辭命精婉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

險陷之甚

事奇敘尤絕  
奇字、精簡  
豈但如畫

筆端如畫不  
待言妙處乃

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蕞。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在語簡而險  
絕意態踴躍  
想見一時熱  
鬧光景

禮帖

使往三論

慮猝

憤眾

平論設俗

未交戰却先將  
不敗先濟點明  
志是一教法  
魏錡是先一日  
爭楚王廣左廣  
則是次日日中

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  
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  
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  
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  
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  
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  
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  
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  
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

春秋左傳 宣公



趙旃既夜至不知次日前半日作何事直至日中後楚王始逐之又魏錡已隔夜晉人何以尚不知其所在而以鉞車逆之皆可疑細玩止趙旃夜至一句礙眼似唯此一句是前一日事其潘黨逐魏錡楚王逐趙旃皆在一時但略有前後潘黨既逐魏錡一句前接命去之後接王乘

左廣如此看方於事情合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

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

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

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

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

敗後晉論

全師

春秋左傳 宣公

二十七



事在一時而  
分在各處故  
次第分頭敘  
讀畢而首尾  
了然最是真  
手

明日事即於  
事下預述與  
前不敗先濟  
同法

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  
扁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  
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僂在後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  
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

按逐下軍

按棄車而走林

按數奔也

勝後楚二論

矜誇

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  
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  
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  
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按乘廣先左

按以二者還

按楚師軍于邲



謙退

敘七事文法  
亦稍變換

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軟句收有致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

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

宋可以免焉

秋螽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

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

穀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  
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  
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  
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  
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  
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鍊明



新敘奇事與  
而板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屏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  
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宣八年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其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其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人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

有境

轉折儘有致  
第多四字句  
遂覺方而不  
流動

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責。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



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  
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

不可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  
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  
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  
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僞才而不以茂德茲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  
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

四層意甚有  
節奏  
再申說一遍  
更有味



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

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  
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  
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



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始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初稅畝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蠶生

饑

冬蠶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

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

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

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

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

曰災

秋邾伯姬來歸

秋邾伯姬來歸出也

冬大有年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丞武子私問其故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



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  
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

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

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

六有勢

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  
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  
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  
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  
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  
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  
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  
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公至自會

春秋左傳 宣公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

曰公子不在曰弟兄稱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

夏四月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春秋左傳卷之九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  
戕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  
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

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敘法亦精

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  
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  
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  
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萬曆丙辰夏吳興閔齊華

閔齊伋閔象泰分次經傳



